



人文素养丛书

ZENYA ZENYA
ZENYA ZENYA ZENYA GD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素养丛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 孙
硕颖改写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2011. 7

(人文素养丛书)

ISBN 978 - 7 - 5399 - 4649 - 8

I. ①钢… II. ①奥…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 - 苏
联 - 缩写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 第 145450 号

- 书 名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改 写 孙硕颖
责任编辑 王雁雁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52 × 960 1/16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6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4649 - 8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写在前面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前苏联作家。出生在乌克兰。他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长大,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11岁便开始当童工,1919年加入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争;1924年加入共产党。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1927年,他的健康情况急剧恶化,但他以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跟病魔抗争;与此同时,他开始在文学战场上驰骋,着手进行小说的创作。

到1929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已经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然而他没有被疾病所困,而是潜心投入小说创作。1930年,他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3年创作完成,并获得巨大成功。1935年底,他获得苏联政府授予的列宁勋章。

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述了出生于乌克兰小镇的保尔·柯察金从无畏少年到革命青年的成长道路。保尔是贫苦工人家的儿子,被学校的神父逼迫退学之后,他当过车站食堂的帮工,做过配电站的工人,在生活的苦难中被磨砺成一个倔强的少年。而与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的相识,给保尔注入了革命的意识 and 热情。在解救朱赫来之后,保尔被关进了监狱,又被愚蠢的敌人错放了。在冬妮娅的帮助和朱赫来的影响下,保尔离开了故乡,参加了红军,成为一位骁勇善战的骑兵战士。

保尔在战斗中屡遭伤病的折磨,甚至失去了一只眼睛,但他并没有离开革命队伍。不能再上前线,他就转到地方去,担负起各种艰巨的工作。为了给基辅供应木材,保尔参加了铁

路建筑。彼时，朱赫来已成为省委委员，他被共青团员们的热情深深打动，说：“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在艰苦的工作中，保尔的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他再次因病住院，医生在他脊柱上发现了一处足以致命的暗伤。然而保尔对革命和生活的信念却愈发坚定，在烈士墓前凭吊战友时，感慨万千，发出了感人至深、振聋发聩的豪言壮语：“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在瘫痪之后，组织拒绝让保尔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但他很快又找到了新的生活动力——写作，并且大获成功。

小说通过保尔·柯察金的成长道路，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也战胜自己，只有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才会创造出奇迹，才能成长为钢铁战士。

第一部

第一章

“节前到我家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神父凶神恶煞地盯着全班的学生。他穿着法衣，脸皮松弛，脖子上挂一枚沉甸甸的十字架。

六个孩子从板凳上站起来——四个男孩，两个女孩。神父瞪向孩子们，目光凶狠得像要把他们吃下去。孩子们惊恐地望着他。

“你们俩坐下。”神父朝两个女生摆摆手。

她们急忙坐下来，松了口气。

瓦里西神父的一双小眼盯住了四个男生。

“过来吧，小家伙们！”

瓦里西神父站起来，推开椅子，踱到挤成一团的四个男生身边。

“你们几个小混蛋，谁抽烟？”

四个孩子异口同声地低声回答：“我不会抽，神父。”

神父气得脸通红。

“混小子！都不会抽？那面团里的烟末是鬼撒的？都不会抽吗？很好！咱这就来看看。把口袋掏出来！快点！听见没？掏出来！”

有三个孩子开始把东西从口袋里往外掏，放在桌子上。

神父眯着眼查看每一个口袋的缝隙，想找到烟末的痕迹，但他什么也没发现。他把目光转到一动不动的第四个孩子身

上。那是个眼睛漆黑的孩子，身上穿着灰衬衣和蓝裤子，裤子膝盖处擦满了补丁。

“你是木头吗？干吗站着不动？”

黑眼睛的孩子压下心中的愤恨，盯着神父，闷声回答道：“我没有口袋。”他下意识地用手摸向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样我就不知道是谁糟蹋了面团吗？你想再在学校待下去？门都没有！上次是你妈妈来求情，这回决不会便宜你了！滚！”

他使劲儿揪住男生的耳朵，把男孩扯到走廊上丢开，随手关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大气也不敢出，缩着脖子，谁也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会被赶走。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清楚是怎么回事儿。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同学去神父家里补考，在厨房里等神父的时候，他看见保尔把烟末洒在了面团上——那是神父家过复活节用的面团。

保尔坐在教室门口最下面一级台阶上。该怎么回家呢？他想。母亲在税务官家帮厨，每天披星戴月地忙，为他操碎了心，他怎么跟妈妈解释？

眼泪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现在该怎么办？都怪该死的神父！我也是，干吗要给他撒烟末？本来是谢廖沙的馊主意，他倒是没事，我却要被赶出学校去了。”

保尔跟瓦西里神父结怨已久。有一回，保尔跟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被罚留在学校不准吃午饭。老师怕他一个人在教室胡闹，就把他送到高年级教室，让他坐在后排的椅子上。

高年级的老师瘦瘦的，穿一件黑色上衣，正在讲地球、天体什么的。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恒星也差不多。保尔惊讶地张大嘴，差点就站起来报告老师“《圣经》上不是这样写的”，但终于还是怕挨骂而没敢做声。

《圣经》课上，神父总给保尔打满分，因为他背熟了《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祷告词，而且上帝哪天造了什么他也记得一清二楚。保尔下定决心要向神父问个明白。等到又开始上《圣经》课，神父还没在椅子上坐定，保尔就举手要求发言，得到允许后，他站起来。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圣经》里可说是 5000……”

他立刻被瓦里西神父的刺耳尖叫声打断。

“小混蛋！你说什么？你就是这样学《圣经》的？”

保尔来不及为自己辩解，就被神父揪住了两只耳朵。神父扯过他的头往墙上撞，保尔一会儿就被撞得头晕眼花。吓得半死的时候，他已经被神父丢到了走廊上。

这天，保尔回家之后，又被母亲一顿臭骂。

第二天，母亲来到学校，恳求神父让保尔重新回去上课。保尔就是从那时开始恨上神父的，又恨又怕。他向来不甘心被别人欺负，自然不会轻易忘记神父的这顿毒打。就在那时，他不动声色地把仇恨埋在心底。

那以后，神父便不时地折腾保尔：为一点小事就赶他出教室；连着几个星期，天天让他在墙角罚站；上课一次也不提问他，害得他只能在复活节前跟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去神父家补考。就是那次，他在神父家的厨房里，把烟末撒进了面团。

这事儿没人看见，但神父还是立马猜到是他。

……下课了。同学们涌到院子里，围着保尔。保尔一声不吭地坐着，愁眉苦脸。谢廖沙待在教室里没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错，但又帮不上保尔。

校长叶夫列姆·瓦里西耶维奇从教师休息室的窗口探出头，他那低沉的声音把保尔吓得一阵哆嗦：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

保尔走向教师休息室，心怦怦乱跳。

车站餐馆的老板上了岁数，脸色苍白，目光黯淡。他朝站在一边的保尔淡淡地扫了一眼，问道：

“他多大？”

“十二了。”母亲回答。

“行，就让他留在这儿吧。工钱是每个月八个卢布，上班的时候管饭。上一天一夜的班，放一天一夜的假，手脚放干净点儿，别偷东西。”

“不会不会，我保证，这孩子绝不偷东西。”母亲惶恐地回答。

“好，今天就开始上班吧。”老板吩咐着，转身对柜台后站着的一个女招待说，“吉娜，带这孩子去洗碗间，告诉弗萝夏，他顶格里什科的活儿。”

女招待放下手里正切火腿的刀子，对保尔点点头，便径自穿过店堂朝洗碗间的门走去。保尔跟上她，母亲也急忙赶上，在他耳边悄声念叨：

“保夫鲁沙，好好干活儿，别丢人！”

她用忧郁的目光送儿子进了洗碗间的门，才朝店门外走去。

洗碗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盘碟刀叉像山一样地堆放在桌子上，几个女工伸手扯着搭在肩头的毛巾，动作迅速地擦这些餐具。

一个男孩在两个大茶炉前忙碌着。他看上去比保尔大一点，顶着一头乱蓬蓬的棕红色头发。

洗餐具的大木盆里满是热水，洗碗间里弥漫着腾腾的蒸汽。刚进屋的保尔被模糊了视线，甚至看不清女工们的面孔，他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

女招待吉娜走到一个女工面前，手搭上她的肩膀：“弗萝夏，新来的小伙计给你了，顶格里什科的，你给他派活儿吧。”

吉娜又朝保尔指指弗萝夏：“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她转身就走了。

“嗯。”保尔低声应着，探询地看向站在面前的弗萝夏。弗萝夏擦着额头的汗，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着保尔，好像在琢磨他究竟能做什么。她把滑下手肘的一只衣袖重新挽上去，用明朗悦耳的声音说：“小朋友，你的工作很简单，清早就把这口锅里的水烧开，让水一直开着；当然，你得自己劈柴。这两个茶炉也是你的任务。再就是屋里忙的时候你得帮忙，擦擦刀叉，倒倒脏水什么的。活儿挺重的，加油干吧。”她说的是科斯特洛姆方言，重音总是落在“a”上。听到乡音，再看看她挺翘的鼻子和红扑扑的脸，保尔觉得亲切极了。

“看来，这阿姨挺不错的。”这么想着，保尔鼓起勇气问弗萝夏，“阿姨，那我现在干什么呢？”

他的后半句话被哄堂的笑声所淹没，保尔不由地愣住。洗碗间里的女工笑得欢畅：

“哈哈！……弗萝夏多了个外甥！”

“哈哈……”弗萝夏本人笑得最厉害。

洗碗间雾气腾腾，保尔没看清弗萝夏的脸。其实她才18岁。

保尔更加手足无措，索性转身问那个男孩：“我现在该干什么？”

男孩嬉皮笑脸地回答：“你问你阿姨呗！她会跟你说清楚的。我不过是临时来帮忙的。”说着，就转身朝厨房跑去。

“过来，帮我擦叉子。”保尔听到一个不年轻的声音，“有什么好笑的？这孩子说错什么啦？来，拿着。”她把一块毛巾递向保尔，“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扯紧，叉齿在上面蹭就行了，擦干净点儿。咱这儿特看重这个，来吃饭的客人们都特别注意叉子，有一点儿不干净都不行，保证立马被老板娘赶走。”

“老板娘？”保尔被搞糊涂了，“雇我的是老板啊！”

洗碗女工又笑起来：“小朋友，咱们老板是个花架子，当家的是老板娘。她今天不在，你在这儿干几天就知道了。”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伙计进来，每人都抱了满怀的用过的餐具。

其中一个宽肩、斜眼、四方脸的家伙说：“干活利索点，12点的车眼看就到了，你们还磨蹭什么！”

看见保尔，他又开口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萝夏回答。

“哟，新来的。”他边说边把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保尔的肩膀上，推他到茶炉前，“用点儿心，这两只茶炉里不能断了开水，你要把它们照看好。看看，一只已经熄火了，另一只也没剩半口气。今天先饶了你，再这样就等着挨打吧，懂了吗？”

保尔没回答，只动手开始烧茶炉。

保尔的工作生涯就此展开。上班第一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卖力。保尔知道，这不是在家里：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但这儿，斜眼的那家伙已经说了，不听话就得挨打。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盖住炉筒，把炉火吹旺。装得下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火星四溅，他拎起脏水桶，把脏水倒进污水池；他给烧水的大锅添柴；他把湿毛巾放在烧开水的茶炉上烘干——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深夜，保尔走向下面的厨房，筋疲力尽。早已不算年轻的洗碗女工阿尼西娅看着保尔走向门后，感叹道：

“这孩子真是疯了，干起活来不要命。家里八成也是被逼得没办法，才送到这儿来的。”

“是啊，挺不错的一个小朋友，”弗萝夏赞同道，“干活不用人催。”

“过两天干累了就不这样了，”卢莎反对道，“刚开始都这样……”

保尔忙了一个通宵，一夜没睡，疲惫不已。早晨7点，他把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来接班的人，一个目露凶光的小胖子。

看到该干的活都做好了，两个茶炉也都烧开着，小胖子把双手插进衣服口袋，啧啧两声，翻着白眼看向保尔，口气不容置疑：“喂，笨蛋，明天早晨6点来接班。”

“6点？”保尔重复道，“7点换班才对吧。”

“谁说7点？我说6点就6点。再啰嗦，我就在你脑袋上揍出个疙瘩当印章。你行啊小子，刚来就拽啊。”

刚交了班的女工饶有兴致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小胖子蛮不讲理的腔调和举止惹怒了保尔，他朝前跨出一大步，想揍那人一顿，又怕第一天上班就被开除，所以强忍了没动手，

脸色阴沉地说：

“说话小心点儿，不然给你颜色看。明天我7点过来，想打架就来试试吧，我奉陪！”

小胖子被逼得朝锅边退了一步，愣神看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被保尔的硬碰硬给吓到了，一时不知所措，只好低声嘟哝了一句：“谁怕谁啊，咱走着瞧。”

第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回家的路上，保尔的心里轻快而踏实：他用劳动换来了休息，他工作了，谁也不能说他是吃闲饭的了。

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早晨的太阳正懒洋洋地升起。不远处，列辛斯基庄园后面，就是保尔的家。

“妈妈一定起来了，我呢，才下班回家。”保尔一边想着，一边吹着口哨，加快了步伐，“虽然被学校赶出来了，倒还真不是一件坏事儿，反正那老混蛋神父总要挑三拣四，现在正好，理都不用理他了。”保尔一边走一边想，打开栅栏门的时候，又想起另一回事儿，“还有那个黄毛小子，要不是怕被开除，真想扇他，早晚揍他一顿。”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炉，看见儿子回来，赶忙开口问道：“怎么样？”

“挺好啊。”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没等她开口保尔已经明白了：透过窗户，他看见房间里哥哥阿尔焦姆那宽阔的后背。

“阿尔焦姆回来了？”他踌躇地问。

“嗯，昨天回来的。他不走了，以后就在机务段干活儿。”

保尔迟疑着推开房门。

背对门口坐在桌边的高大身躯转向他，浓黑的眉毛下那

双冷峻的眼睛注视着保尔。

“哟，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有本事啊！”

保尔立马感到不妙。现在跟哥哥聊天，肯定没好事。

“阿尔焦姆知道了。”他想，“完了，阿尔焦姆会收拾我的。”

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居然没有要收拾他的样子。他坐在凳子上，两手撑着桌子，用似乎带着嘲讽抑或蔑视的目光继续注视着保尔。

“看来你大学毕业了嘛，本事学成了，现在改洗碗了？”

保尔不敢看他，盯住一块裂了缝的地板，凝视突出的钉帽。阿尔焦姆从桌子后站起来，进了厨房。

“看来没事儿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时，阿尔焦姆语气平静地问保尔教室发生的事儿。

保尔老老实实在把事情原本说了一遍。

“现在就这么惹事，以后要上天了。”母亲忧心忡忡地说着，又念叨起来，“可怎么办才好？他究竟是像谁啊？上帝啊，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

阿尔焦姆把空杯子放在一边，对保尔道：

“老弟，事情都这样了，就算了。以后可得注意点儿，上班时别耍花样，把该做的事儿做好。如果你再被人家赶出来，我可饶不了你，你给我记住了，别再让咱妈操心。你这小鬼头，到哪儿都出乱子，也该老实点儿了。等你上班满一年，我就把你弄到机务段去当学徒，老在餐馆洗碗也不是个办法。现在你太小了，一年后我去找找门路。我调到这儿来，以后就不走了，不能再让咱妈去弯腰驼背地伺候那帮混蛋。保尔，你得争口气，有点儿出息。”

他挺起魁梧的身板，站起来，拿过挂在椅背上的大衣穿上，对母亲匆匆说了句：

“我有事出去，个把小时就回来。”

他弯腰出门，到院子里时又从窗口对保尔说：“我给你带了一双靴子、一把刀，回头咱妈会给你。”

车站餐馆的生意没闲过。

这里是五条铁路的交岔口。车站上总是人满为患，只在夜里两班列车的间隙会清静两三个小时。成百上千辆军用列车开往车站，又朝四面八方开去。有的从前线来，有的要去前线。从前线来的，运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去往前线的，清一色载的是身穿灰色军大衣的新兵蛋子。

保尔在餐馆里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两年。两年来，他只待在厨房和洗碗间。厨房设在宽敞的地下室里，干活的人有二十几个，十个伙计走马灯似的在店堂跟厨房之间来回穿梭。

保尔的工资从八个卢布涨到了十个。两年来，他长高了，也长壮了。这段时间他吃了很多苦：在厨房打下手，烟熏火燎地熬了半年，有权有势的厨房班头却不喜欢倔强的保尔，常常扇保尔的耳光，又怕保尔哪天发狠捅他一刀，就把保尔赶回了洗碗间。要不是保尔干活特别拼命，简直不知疲倦，他早就被赶走了。

餐馆生意高峰的时候，保尔端着托盘，一溜烟地一步跳四五级台阶，在厨房跟店堂间奔走。

夜里，当餐馆两个店堂的喧嚣尘埃落定，伙计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小储藏室那儿，开始玩纸牌赌钱。保尔不止一次地看到摊在桌上的堆成小山的钱。他们有如此多的钞票，保尔

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这些人从每个客人手里都能拿到半个或一个卢布的小费，当班一昼夜就能捞到三四十个卢布。有了钱，他们就开始胡吃海喝，放手豪赌。保尔恨透了他们。

“一帮该死的混蛋！”保尔心想，“像阿尔焦姆这样的一等钳工，一个月才拿48个卢布，我一个月才10个卢布，他们一天一夜就捞这么多，凭什么？他们还把这些钱喝光赌光。”

在保尔眼里，他们跟老板是一路货色，都跟自己不是一类人——他们是宿敌。

他们常把穿中学校服的儿子带来，也把养得发福的老婆带来。保尔想，他们的钱保不准比他们侍候的客人还要多。对于夜里在厨房阴暗的角落和餐厅仓库发生的事，他从来也不大惊小怪，因为他知道，如果那些洗碗女工和女招待们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身体出卖给那些有权有势的混蛋，她们根本没机会在这儿长时间工作下去。

保尔窥探到生活的最深处，看到生活最底层。他向往新事物，渴望新的体验；然而，扑面袭向他的却是腐朽的恶臭、沼泽的潮气。

阿尔焦姆没能把弟弟安排到机务段去当学徒——那儿不收15岁以下的孩子。保尔期待着离开餐馆的那一天，机车库那座被烟雾熏黑的石头筑的大房子，谜一样地吸引着他。

保尔常跑去哥哥阿尔焦姆那里，跟哥哥一起检查车厢，煞有介事地帮他干活。

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蹲在敞开的小炉门前，往锅炉里添柴火。炉火烘烤得人十分舒服，他眯起眼睛看着跳动的火苗。洗碗间只剩他一个。